

中国档案——黑色档案

新闻曝光的背后

这是一场清与浊、善与恶、红与黑的反复较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善恶如水，清浊立判。善者，明若清水，无色无味；恶者，浊如酱汤，恶臭熏人。

清者自清，人民祈盼“清官”。

浊者自浊，中国拒绝“污吏”。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一、贪官与污吏	(1)
二、黑洪二河秘辛录	(5)
洪河岸边摆渡人	(5)
毛雨之死	(10)
母子之死	(13)
三、死亡正在逼近	(19)
黑子一去不再回	(19)
黑子是个憨小伙	(22)
泡沫也能淹死人	(24)
四、黄牯无力渡洪河	(27)
李汉喜得大黄牯	(27)
巴肝贴心的大黄牯	(30)
泡沫竟能淹死牛	(33)
五、无牢可补	(35)

养羊为生的苦老汉	(35)
亡羊补牢的老祖宗	(38)
无牢可补的苦老汉	(42)
 六、面对另一种侵略	(46)
淮河,你究竟怎么啦	(46)
面对另一种侵略	(49)
保家卫国无兵员	(55)
 七、淮河行动	(61)
淮河报道兵分八路	(61)
长葛造纸厂谎报达标	(64)
淮河行动原定现场报道	(71)
淮河行动倒计时	(75)
 八、国难当头	(84)
淮河究竟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84)
洪泽湖水质不容乐观	(89)
淮源仍清,淮河已浊	(97)
微山湖已经失守	(101)
红麻造纸厂污染严重	(103)
 九、政府面临挑战	(107)
蚌埠染化厂的污染问题	(107)
莫名其妙,记者被打	(112)
为什么敲锣打鼓放鞭炮	(116)

国家官员和中国记者	(119)
斗争正未有穷期	(122)
 十、谁是千古罪人	(125)
一篇没有播出的新闻报道	(125)
咸平酒厂的犯规动作	(131)
有苦难言的连云港	(137)
没有曝光的几个镜头	(143)
和平年代的国难是什么？	(146)
 十一、内幕新闻	(156)
肮脏的河流	(156)
夏骏和白岩松	(161)
白岩松和农民企业家	(167)
莲花味精和李怀清	(173)
李怀清的承诺	(179)
 十二、牛腿沟的哀思	(184)
含泪的石梁河水库	(184)
山东临沭牛腿沟	(191)
画龙点睛之笔	(198)
 十三、为官一方 清静一方	(203)
“清官”韩国忠	(203)
韩国忠心中的不平衡	(208)
不是插曲的插曲	(215)

“清水小役”杭辉	(219)
十四、平安之夜不平安	(225)
新沂第三造纸厂	(225)
新沂造纸厂一分为三	(231)
平安之夜不平安	(234)
十五、“新闻 30 分”零点出击	(240)
玩命的记者们	(240)
安徽口子酒厂勾兑秘法	(244)
零点,淮河的水真清	(246)
郑州零点行动的钟声是怎样敲响的	(248)
十六、零点行动之后	(254)
零点过后徐州告急	(254)
王冬玲如是说	(258)
让朱 基当中央电视台的台长	(260)
十七、人类有着太多的两难	(267)
莲花味精别样鲜	(269)
涡阳化肥厂超标排放	(274)
口吐莲花与笔下生莲	(280)
阜阳化工厂的思考	(285)
一瓶污水三个数字	(289)
十八、新世纪的祈盼	(295)

我眼里的中国记者群	(295)
我们要挺直腰杆执法	(299)
新世纪的祈盼	(305)
老潘,你就等着瞧好吧!	(307)
后 记	(314)

一、贪官与污吏

走向淮河，面对污染，我忽然想到贪官和污吏这两个说法。好有一比——在妓女眼里男人个个都是嫖客，在嫖客眼里女人悉数均系妓女，在我的眼里，满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可能是潘朵拉的亲戚，是十恶不赦的贪官污吏，得好生小心应付。

此话说起来让男人汗颜，也让女人有些羞恼，只是那些在男人堆里天天混食吃的妓女，眼睛里委实已经没有男人，而只有嫖客，妓女们相信天下的猫儿没有不吃腥的，只要有闲有钱，莫让老婆和世人知道，平素再乖再好的男人，到时候也会经不住花言巧语温香软玉的诱惑，而沦为一介嫖客。在嫖客的眼里，满世界的女人悉数都可以是妓女，只要有个上好的嫖客去不择手段地拉她下水，有诸种完备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便没

有不上钩的嬉水鱼儿,便没有不上床的思春女人。

同样如此,满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可能是潘朵拉的远亲近邻,只要做人的定力修炼还不到位,还多余下一份贪叨欲念,还剩得有一份齷齪心思,便少不了一时半会儿的走火入魔,三心二意的为非作歹,出了人道,沦入鬼道,搭帮着去做一件两件不知情的坏事歹事,与邪恶早已勾肩搭背,狼狈为奸,结伴而行,已经有许多时日,还误以为自己是在为人为己,为国为民,积德行善。

这一周遭,走去淮河有日,接触过淮河偌多形形色色的民众,发觉这些民众多是脸上隐忍着,嘴里木讷着,可眼睛里却个个都装有一面明镜,有些人视而不见或是见而不视,可那镜子反射到宋健眼睛里时,便纤毫毕现,让科学家的宋健、国务委员的宋健忍不住从那些眼睛之中分明地念出声来:官清之日,便是淮清之时。

何以淮河民众,有如此一番说道?若非空穴来风,必有缘故因由。

细考沿淮工业之污染状况,大多是因“贪”而“污”,在那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眼里,大都只有地方财政,而少有下游民众,以为只要自己为官的这个地方富裕了,便上可对得起中央,下可对得起地方,中间对得起自己,万事大吉。

因此他们着眼于短期效应,敛财至上,不顾一切地鼓励地方上项目,号召企业负责人扩大生产规模,上交利税,浑忘了下游还有一干民众的生计,还要靠这条河流维系。大大小小的工厂的厂长们,七分出于邀宠,三分出于无奈,却分明也有自己十分精明的盘算,明明白白地知道,与其上下不落好,不如先当个地方的致富功臣,得些自己的好处,然后再认个应景的环境的

罪人,做个亡羊补牢的模范。

于是,先有“贪官”,而后有“污吏”。

中国造字的老祖宗实在是聪明得很,将“贪”与“污”两个字联缀一处,组成一个莫大的今古因果,不论为官者,是以公肥私还是为富一方,是中饱私囊还是邀宠上司,只要不择手段的聚敛财富,杀鸡取卵的茶毒生态,竭泽而渔的危害环境,罪同“贪污”。因“贪”而“污”,因“贪”得小财富而“污”染大环境者,于公于私,都是天大的罪过,对此,早已经是众口一辞,国民共识之了。

而今的淮河已变成一河“祸水”

古时候为官,只要两袖清风,只要能为富地方,纵令有几分谬误和不轨,亦少不了一个“廉吏”之誉。现在却有些不同,纵

令你为官了无私心,处处时时为富一方土地,呕心沥血,却贪鼠目之财、蝇头微利,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纵令你官清如水,富甲一方,同样是个“污吏”,罪及于子孙后代。

常言道,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个笑话说古时候有个知县问幕僚怎样才能搜刮民财,尽快发富。幕僚说,为官一年清,二年半清,三年才能浑。知县闻听叹道:叫我如何等得三年也!其贪婪之相,可谓入木三分。民间有诗云: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好似淮河眼下的现状,个个似乎都居官清正,惟独河黯而水臭,则无异于图财害命,败祖宗之基业,造今世之孽缘,遗祸于子孙后世,微功岂能抵大过?

此等“贪官”“污吏”,比真正意义上的贪官污吏,还要可恶得多多!

环境保护绝不是一国一地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根本和依据,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普及这种新型概念上的贪官污吏的意识,只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上到总统、首相、总书记、总理、总督、州长、省长、市长、县长,下到集团董事长、公司总经理、工厂厂长乃至普通群众,上不做“贪官”,下不做“污吏”,全球同心,万国合力,举世携手,从本国、本族、本人做起,从点滴做起,人人都做环境的“清官”,个个都做生态的“廉吏”,只有这样,我们人类的生存状态才会有所好转,我们中国的生态环境才会有所改善。

也只有这样,才不会与邪恶结伴,成为潘朵拉的帮凶。

二、黑洪二河秘辛录

在这样一个功利实用的拜金主义的有病的年代里，地方政府每每着眼于短期行为，企业家又每每邀宠于上司，辜负于地方，为了自己的好活，不顾沿岸百姓的死活，一边是桑拿按摩酒池肉林里浸泡着的灵魂，一边是在污泥浊水中苦苦呻吟着的生命。

洪河岸边摆渡人

河南省上蔡县洪河岸边一个村庄，从 1987 以来，怪事连连，村里连年死人，洪河岸边的摆渡人，一家五口人，在短短几年内死了个精光……

笔者见到，那条摆渡的船，厚厚的，方方的，很像传说中那艘上帝让诺亚打造的方舟，真没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地方见到。同样一条方舟，一条是救世的，一条却是要命的。

小洪河与小黑河位于河南省上蔡县境内，二河平行，相距只有三里地左右。

至今，李风仍觉内疚，关注淮河太晚太晚。

小洪河比小黑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一些，过去像小黑河一样水质清冽，水草葱茏，游鱼倏忽，河水像乳汁一样滋润着两岸的秀木佳禾、土地人畜。

可是从 70 年代开始小洪河就被污染，鱼虾绝迹，河水不能

饮用也不能灌溉。

污染逐年急剧加重，河水颜色由浅入深，到 80 年代，河水变成了酱汤般的紫红色和深红色，河面上漂满了浮沫，在阳光下像无数幽幽眨动的鬼眼。

长期饮用河水的两岸村民只好在河边打深水井吃水，久而久之，日积月累，村里便出现了种种怪病。虽然庄稼人天生皮实，跑肚拉稀司空见惯，头疼脑热也从不在话下，可怕的是村里得恶性肿瘤的人却越来越多，隔三岔五的总能听见村里传出哭声，哭声一起，离乱的荒草地上便又会多出一座新坟。

更有甚者的是那一家洪河岸边摆渡人的悄然消逝。

至今说起，李风都觉得内疚，觉得关注淮河太晚太晚，以至于使他终生都留下一个遗憾，这个遗憾是李风走去淮河时，没有见到在洪河岸边摆渡的那位青年船工。

那是一家在洪河岸边世代摆渡的人家，王姓，家主叫王二水，娶同村的女子张大女为妻，育下二男一女。大的叫王河，二的叫王洪，最小一个叫王秀，是惟一的一个女孩儿，小名叫毛雨，是最受父母和兄长宠爱的。

在父亲王二水的记忆中，从小便与父亲和祖父在洪河边上摆渡为生，那时的洪河水清得能照见人影儿，清清的水里有鱼有虾有水草，水鸟儿多得数不过来，叫的那个稠密好听，真像是吹哨奏箫一般，二水便是从小在鸟唱中长大的。每逢天气转暖，沿河的苇子就长得像些绿油油的纱罗帐，二水最喜欢去苇子地里和小伙伴儿们玩藏猫猫的游戏，或是脱了光屁股，不害羞的露着蚕蛹大的小鸡鸡在河里摸鱼洗澡，捞虾游水。父亲有事时，二水还时常和年迈的祖父一起替工，撑船渡客。日子过得虽然清贫，只够温饱而已，但生活的很是和睦，舒心悦意。

二水一天天长大,先是活了个大岁数的祖父故去,等到二水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父亲也去世了,第三个孩子来到人世时,母亲也去世了。

二水的父母亲死时都是很欣慰的,因为二老都见到了自己的孙子,不是一个而是三个,这对几代一子单传的王家来说,可谓大大的幸事,于是二老很放心地撒手西去,找他们历代的祖宗们表功、报平安言好事去了。

他们自然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子多孙,竟然也救不了断子绝孙。

二水子承父业,拉帮着一家五口,日日在洪河边上渡人讨生,尽管妻子也相帮着做些地里的营生,但吃饭的嘴毕竟是多了,日子自然过得穷。

穷是穷些但是饿不着,因为没有青菜稻米吃时,还可以带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河里摸些小鱼小虾佐餐下饭,河岸上还长得有许多种水草的根茎也是可以充饥饱肚的,一家五口人一年中有几个月是靠这些东西填饱肚子的,那玩艺儿猛的吃一次很有些味道,可吃多了却是要闹肚子的,一蹶一泡稀屎,贼臭。

1973年那年,18岁的名叫王河的大儿子,验上了兵,戴上光荣花到部队去吃大米白面,乐得一家人天天合不拢嘴,逢人就要和人说:哈,我家大河可是好哩,在部队上当兵哩,这一回可不愁说个媳妇啦!

那天二水和渡河的熟人说这种话,正说的得意,忽然就觉得有一口痰卡在嗓子眼里上不来,就折下身子使劲咳,憋得脸青紫,一吐竟吐出口血来,惊得渡客们个个脸上都失色,劝二水赶紧去看医生,二水却从容笑笑,从河里连捧几掬水牛饮一气,哈哈一笑说,我这个人天生就命贱,也皮实,不像你们大惊小怪

的,有点啥头痛脑热就吃白片片药。我这是老毛病啦,没事,喝点水漱漱嗓子就会好!

又说又笑的,从容撑了船送人过河。

只是第二天河上撑船的人换了二水的老婆大女和小儿子王洪,母亲拿一根大篙小儿子拿一根小篙,相帮着一起用力,挪动那笨重的木船过河。

熟络的人问起,大女就不以为然地抱怨说,也没啥,有点喘,吃了止痛片在家发汗哩,说是喘得浑身没力气,害的我一个女人家替他渡客哩!

大女是个粗心人,以为二水是自己娇自己,吃点止痛片喝点水就会好的,没有十分在意。谁知二水在家喘了两天也不好,喘到第三天又吐起了血,吐得大女有点沉不住气,让二水去看病,二水心疼钱,就骂:烧的你,败家精,才有了几个钱,动不动就看病!大女惧夫就噤言,随二水喘去。

喘到第五天,一天早上起来,小女儿毛雨见爹睡得死,就过去猫腻,往常总是这样的,摸摸爹的脸,痒痒爹的脚心,爹就会嘿嘿的笑醒,抱住毛雨拿胡子扎毛雨的脸,毛雨就咯咯的笑。

可是这一回不论毛雨如何痒痒爹的脚心,爹就是佯躺着不肯动,毛雨就觉有点异样,过去看爹,见爹面如紫金,嘴上和胡子上挂着的全是黑色的血痂,眼睁得像铜铃一样大。

吓的毛雨大叫一声,往后就退,把倒了尿盆刚进门的大女撞得手一抖,黑瓷的尿盆摔了个粉碎,大女又气又心疼地直皱眉,扬起手就把扑过来的毛雨打了一巴掌,毛雨一下呆住在那里。

大女扯眉吊眼地骂:好我的奶奶,大清早上的嚎什么丧,不知道你爹病着?还害的你妈把尿盆盆也打啦,真正是个败家

精！

毛雨不管不顾的仍是往大女怀里扑，躲进大女怀里，噢噢哭着说：妈，我怕，我怕，爹他不知咋的恼我啦，眼瞪的像三爷家大牯牛脖子下吊着的那个铜铃铛，真是吓死我啦，呜呜，妈呀，你快看看爹，他是咋的啦？

大女丢开毛雨去看二水，发现二水眼已经闭上了。

二水已经不再喘，大约是觉得几日来喘得太过辛苦，索性就撒手人间，永远也不再喘了。

大女哇的一声嚎啕大哭，毛雨也跟着哭，小儿子王洪割猪草回来，也跟着哭起来，这一哭，哭的全村人都受了惊动，纷纷跑来看，见状都为之酸鼻摇头，有心软的妇人，一边劝大女不哭，一边自己也跟着哭了起来。

毛雨之死

毛雨听了也哭了，说：妈，二哥，我不想上学了，我知道我不该上学，女孩儿上学是白花钱的，我不想白花家里的钱，还是二哥你上学好，等你学好再教我这个妹妹，也是一样的……

几天后，二水入了土，大女拭干泪，领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二水入土之时，大女左思右想，没有通知刚入伍的大儿子，怕大儿子刚入伍就回来奔白丧，部队嫌他多事，万一不要他当兵，可就害了大儿子的一生。

一家人的生活担子都得大女担，只好两个里保一个，让毛雨中途辍学，让洪儿继续上学。小女儿毛雨自小儿喜欢上学认字，为上学的事跟母亲闹了三番五次，可是最终也拗不过母亲的主意。

大女说：咱家日子紧，你是知道的，只能有钱供一个人上学，你得为你哥哥着想，一个男人家不识几个字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你一个女娃长大了，嫁个男人就一辈子有吃有穿了，还上什么学呀！

毛雨这个 13 岁的女孩儿，最终只能屈服于贫穷，但毛雨从此就对自己的母亲有了意见，成天郁郁寡欢的，总是黑着一张脸对母亲爱搭不理的。

一日渡两个外地客时，毛雨渴了就捧河水喝，有个麻脸的人皱着眉头，对毛雨说：小妹妹，这河里的水挺脏的，嗅着还有股子味道，你还喝这河里的水？

毛雨就飞起细眉笑那人没见识，说：我们家人和村里头的人，还有好多好多的人，从来都是喝这河水的，已经喝了有一千辈子，不喝这河里的水还不得渴死呀？

那麻脸的人就和另一个人相视苦笑，眼里全是同情和怜悯，却无话可说。

连毛雨也觉得这河水越来越不如从前清凉，越来越难喝，有一股子怪味，只是因为从小喝惯，不仔细地嗅也不觉得，觉得了也不以为然，反以为天生就是这味道，还有的就是，不喝也不行，不喝了害渴。

这年的夏天，河水又浊又臭，还漂着白色的浮沫，先是苇子不知怎么的就疯长起来，长得比哪一年都高都壮。大量巨大的蚊子繁殖起来，白天还好，一到夜里咬得毛雨睡不了觉。